



勃朗特

上卷

三姐妹文集



现代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约 翰		(1)
第 二 章	锁 禁		(6)
第 三 章	病 榻		(12)
第 四 章	恨		(19)
第 五 章	义 学		(32)
第 六 章	海 林		(41)
第 七 章	受 屈		(48)
第 八 章	辩 诬		(55)
第 九 章	死 别		(62)
第 十 章	思 迁		(68)
第 十 一 章	保 姆		(77)
第 十 二 章	路 遇		(90)
第 十 三 章	初 见		(97)
第 十 四 章	谈 心		(107)
第 十 五 章	救 火		(118)
第 十 六 章	动 情		(128)
第 十 七 章	炎 凉		(137)
第 十 八 章	戏 谜		(153)
第 十 九 章	算 命		(165)
第 二 十 章	米 申		(176)
第 二 十 一 章	姊 妹		(191)
第 二 十 二 章	回 家		(210)
第 二 十 三 章	订 婚		(213)

第二十四章	驾	驭·····	(223)
第二十五章	凶	兆·····	(241)
第二十六章	变	卦·····	(253)
第二十七章	生	离·····	(262)
第二十八章	漂	流·····	(286)
第二十九章	收	留·····	(300)
第三十章	栖	身·····	(311)
第三十一章	村	塾·····	(319)
第三十二章	探	密·····	(325)
第三十三章	分	财·····	(334)
第三十四章	拒	婚·····	(347)
第三十五章	同	感·····	(366)
第三十六章	横	祸·····	(376)
第三十七章	感	应·····	(385)
第三十八章	团	圆·····	(406)

第一章 约 翰

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了的当天的早上，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树丛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。不料饭后（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，吃饭是早的，）刮起冬天的寒风，满天都是乌云，又落雨，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。

这我却很欢喜，我不愿意走远路，尤其是遇着很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，手脚的冰冷。奶妈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，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理西，左珍纳、约翰他们三个，更使我自惭形秽了。

他们三个人这时候在客厅里围绕他们的母亲，这位太太在火炉边靠在榻上脸上是很高兴的。（这三位这时候却不哭不争吵，）贝西太太不要我同他们在一起说道：“她这个孩子说话不坦白，举动迟滞又欠自然。几时她可以改过来极力的学好同人亲热，像个好孩子活泼些、可爱些，等到奶妈为报告说是她学好了，再由我细细的察看，果然奶妈报告的是不错，她果然是学好了，我就可让她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作同伴。”

我听见她说这种话，我就问道：“奶妈说我作错了什么事？”

她说道：“简，我不喜欢好问好辩的人，况且你小小年纪的人，这样的对待长辈是很令人厌恶的。你找个地方坐下；非等到你会高高兴兴说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必开口。”

客厅旁边有一间吃早饭的小屋子，我只好溜进去。屋里有五架书橱：我挑了一本有许多图画的书。盘着腿坐在窗户台上，把窗帘拉过来围住身子。

一面是帘，一面是玻璃。我看书的时候，有时看看窗子外冬

天十一月的天色。远处是茫茫的云雾，近处是一阵一阵的大雨打着树林。

我所看的这本书是讲鸟的。我虽不甚喜欢读，但是卷首所说的是海鸟栖止的荒岛，海边的山嘴，同挪威国的海崖。书上还引了几句诗，令人想到北冰洋附近酷寒地方，我就想到我自己现在的光景，是很像海鸟栖止在冰山雪地，酷寒孤寂的地方。书上的图书，是一副极寒地方的景致，一片汪洋，有一个荒岛四面都是波浪冲击。远远的有只破船，被水冲在岸边，书片上面是层云微微的露出一片孤寒的月。

又有一幅是书的坪地，四面短垣，中间都是坪堆，墓碑森然。墙头上面画个新月，我不晓得这幅画，是什么用意。

又有一幅是海上有两只船好像是无风动不得，我那时候以为是海上的幻景。

又有一幅是一个恶鬼，刺一个窃贼的包袱，我见了害怕。

又有一幅是黑色有角的东西，坐在大石上，看远远的一群人，围住一个绞人的架。

每幅图书是说一段故事；我那时候知识未发达情感不完全，我见了是莫名其妙，不过只觉得很有意思。奶妈贝西高兴的时候常常把桌子挪到我们孩子的屋里，在那里熨衣服，我们围住看她，她把各种书里所说的爱情冒险的故事说给我们听。这些故事同我所看见的图书是一样的有意思。

我这时候有这本书，放在我膝上读，我自觉得有我的一种乐趣，只怕有人来骚扰我，不料就有人推开小屋的门。

约翰·李特走进来喊道：“闷气的老太太！”他一看好像是房里无人停住不响了。

随后他又喊道：“她跑到哪里去了？”又喊他的姊姊妹妹，说道：“理西！（即伊理西，注）左支！（即左珍纳，注）左晤（即简，注）不在屋里：你们去告诉妈妈，她跑出去冒雨，这个坏畜生！”

我心里想道：“幸亏我把帘子挡住了自己。”我心里很盼望他找不着我，他眼睛既不好，心又迟钝，原是找不着我的；不料伊理西探头进来，说道：“查克，（即约翰·李特，注）她不是坐在窗户台上吗？”

我最怕的是查克走来拖我下来我自己立刻就跳了。

我心里不晓得怎样是好，就问道：“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查克答道：“你应该对我说，‘李特少爷，你要找我做什么？’我要你走过来。”他随即坐在一把交椅上，作出一种模样，要我走前去，站在他面前。

且说约翰这时候是个十四岁的学生，他比我大四岁，他又粗又大，皮肤的颜色是很不好看，神气是很蠢笨的，四肢是很粗大。最好乱吃，塞得太饱，脸上全是病容，两眼无神，两腮好像是发肿。这时候他应该在学堂读书的，但洛赤特是他的妈妈过于姑息，说是他身体不好，在家且歇息一两个月。校长迈先生说过只要他的母亲少送糕饼给他吃，他身体就好了。但是他的母亲以为校长的话说得太不近情，以为她儿子脸色不好看，是因为他太用功，也许是因为想家。

约翰对于他的母亲同姊妹并不亲爱，对于我是非常之厌恶。他常常虐待我，打我并不是一星期之内糟蹋我两三次，也并不是每天之内糟蹋我一两次，他是终天的糟蹋我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他一走近前，我身上的肉就缩小起来。他恐吓我，打我，我是无处诉苦，仆人们是不敢得罪少爷的，他的母亲看见了，也当看不见，不管，我告诉她，她也不理，我每逢想起他这样虐待我，我就糊涂了。他母亲亲眼看见他打我的时候却不多，他母亲看不见的时候，他打我骂我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了。

且说我向来是不敢违抗约翰的，这时候他喊我到面前，我只好走前去。他把舌头伸出来，伸得极长的，足足伸了有三分钟，我晓得他要打我，我这时候心里只想到他那种怀恶脸，我正在想，

他不晓得能否看出我的心里的意思。

他忽然用大力打过来，把我打到几乎立不住脚，我站定了后，退走两步。

他说道：“这一打，是教训你以后不要对我母亲像刚才那样胆大无礼，回我母亲的嘴又要罚你这个老鼠，为什么躲藏在窗帘后，又罚你为什么刚才你那双眼对我露出那种神色。”

我受约翰的凌辱是受惯的了，从来想不起回驳他；向来只想，他骂我之后打我，我该怎样忍受。

他问道：“你在窗帘后做什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我读书。”

他说道：“你把书拿来给我看。”

我走回去到窗子，把书拿来。

他说道：“你不该拿我的书，妈妈说过的，你是吃我们家里饭的人；你又无钱；你的父亲并无一文钱留下给你；你该去作乞丐讨饭的，不能住在这里，同我们有钱人家的孩子们在一起，同我们吃一样的饭，穿我们家里的衣服。你穿的吃的，哪一样不是花我们家里的钱。你乱动我们的书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我就要教训你，家里哪一样东西不是我的呀；不过再等几年，都是我的。你滚你的站在门边，不要挡住镜子，不要挡住窗子。”

我只好听他的话，就站在门边，不晓得他是什么用意，随即就明白了；我看见他拿起那本书，要作向我摔的样子，我就大喊一声，正要躲闪，已经是来不及了。他把书摔过来，打中我，我立刻跌倒。我的头碰在门上，碰伤了。伤口流许多血，觉得很痛；我恐怖到十二分；我心里就有无限的感触。

我说道：“你这个残暴凶恶的孩子，你简直是个杀人的凶手，你是个虐待奴隶的凶主人，你很像罗马帝那样的残忍。”

我读过某人著的罗马史，晓得罗马帝的种种残忍，我心里常常在那里比作种种残暴人想不到我这时候，都说出来了。

他喊道：“什么呀，什么呀，你敢这样骂我么？伊理西，左珍纳，你们都听见骂我么？我一定去告诉妈妈，我先要……”

这时候，他一直奔过来，我觉得他的手抓我的头发，抓我的肩膀，我真觉得他这时候是个恶霸是个杀人的凶手。我觉得头上有血滴下来，同时觉得异常的疼痛，我只觉痛，忘却了恐怖，我也就忘其所以的对付他。我自己也不晓得我的手作些什么，只听见他喊道：“你这个老鼠，你这个老鼠。”他有了救兵了：他的妈妈原在楼上，他的姊妹跑上楼去报信，李特太太走来，还有贝西同女侍阿保跟在背后，把我们两个人分开。阿保说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为什么这样凶狠的打约翰少爷！”

奶妈说道：“我向来未见过这样发狂发怒的人！”

李特太太说道：“把她拖到红屋子里，闭锁起来。”立刻就是四双手抓住我，拖我到楼上。

第二章 锁 禁

我一路被她们拖，我一路反抗。这却是第一次，我从前一向未作过的，贝西、阿保两个见我这样，更把我看得坏得多。我这时候真是忘其所以了。我很晓得我反抗她们，随后是要受罚的，我却决计什么都不管，要大闹一次。

奶妈说道：“她真是像个野猫，阿保你捉牢她的手。”

阿保说道：“爱途小姐，你为什么这样不要脸！你为什么打少爷，这是什么举动，少爷是你的恩人的儿子，是你的少主人！”

我就答道：“什么主人！他为什么就是我的主人？我是女仆么？”

阿保答道：“你不是个女仆，你还够不上一个女仆，因为你吃他们的，穿他们的，却不作事。你坐下吧，好好的追悔你自己凶恶行为吧。”

这时候她们把我拖进红屋子，把我推上一只小凳子上。我立刻就跳起来，她们四只手立刻把我按下去。

奶妈说道：“你若是不安安静静的坐下，我们就要把你捆起来。阿保，你把裙带借给我，不到一会儿，她就要把我的弄断了。”

阿保果然从她的粗腿上，解下裙带，我一看她们预备捆绑我，想到随后许多羞辱情形我觉得心神稍减了些昏乱，说道：

“你们不必解裙带，我坐下不动了。”

我随即两手放下，坐在凳子上作个保证。

贝西说道：“你留心着不要动。”她一看我果然不动了，才肯松手。两个人交手在胸前，只管看我，露出很疑惑很不以我为然的神色，有点疑心我发狂。

随后贝西掉过脸，对女侍说道：“她向来未有过这次这样的凶

第二章 锁 禁

暴。”

女侍答道：“她向来心里是凶暴的，我常常的对小姐们说过，小姐们很以我的话为然。她是个很阴险的小东西，我向来未见过这样小小年纪的人，那样阴险的。”

贝西不答她，过了一会儿，贝西对我说道：“小姐，你该明白，你该感激李特太太，她现在养活你，她若是把你赶出去，你岂不是要入贫儿院吗？”

我听了她这番话，没答她。我耳朵里是听惯了她们说我的倚靠人的话。我自从有知识之后，就起首听见这种话。我听了自然是很难受，不过还是只懂得一半意思。随后阿保说道：“你不应该因为李特太太把你同她小姐少爷一起的抚养，你就自己看作同他们是同等，他们将来有许多钱，你将来是一个钱也没有，你应该低首下心，屈服在他们之下，好好的叫他们喜欢你。”

贝西却无怒意的对我说道：“我们告诉你的话，都为你的好。你应该把自己变作有用的人，欢欢喜喜对待他们，他们可以容留你，你若是粗暴无礼，发脾气，我敢说，太太一定把你哄出去。”

阿保说道：“况且当她（指简，注）发脾气的时候，上帝罚她，把她打死了，她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贝西，我们走吧。她这个人的心很不好，是要不得的。爱迹小姐，你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，好好的祈祷吧。你若是不肯悔罪，烟囱里会爬下一个鬼来，把你捉了去。”

她们说完话，走出屋子，把房门关锁了。

这间红屋子是空着的是这所房子里最宽大最堂皇的屋子，大抵是向来无人住过，除非是客来得多，才用着这间屋子。里头有一个硬木大床，挂的是深红色帐子；两个大窗户，窗帘是永远下垂不拉开的，所有的家具，也都是硬木的。

屋里向不生火是很冷的。孩子们的屋子，同厨房，都很远的，是听不见人声的，这间屋子又是向来无人到的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女

仆每星期进来一次，弹弹灰土。李特太太许久方进来看一次，看看衣橱里的一个秘密抽屉装的是契据、首饰盒，还有她已死的丈夫的一幅小像。因他丈夫死在这屋里，故此虽然宽大，陈设得好看，也无人住。

李特先生死了有九年了，当日在这屋子停柩的，故此无人敢常进来。

我坐的矮凳子，在白石炉台旁边，对着大床，右手是大衣橱，左手是大窗子。我还不相信她们把我锁闭在这里，就去试试开门，果然是锁得很牢的，同监房一样。我走回来的时候在大镜子前面走过，我看见我自己的影子，很像是贝西告诉我们故事里头的小鬼。我走回去，还是坐在凳子上。

我就想起约翰待我那样凶残，他的姊妹是看不起我，不理我，她们的母亲是厌恶我，女仆们个个都是袒护他们的。我就自己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无时无刻不有痛苦，不受恐吓，不受他们冤枉我；为什么我永远不能叫她们欢喜，我无论怎样的做都不能博她们的好对待。说到伊理西，她是个为己自私顽强的人，人人都恭敬她。左珍纳，脾气极坏，尖酸刻薄，骄纵无礼，好事挑剔，却是人人都迁就她，她的美貌，同微红两颊，头上的金色卷发，好像是令人见了欢喜，哪怕她有许多不对，人家都原谅她。约翰是不必说的了，无人敢惹他，敢抗拒他；他把家里养的鸽子提来拧脖子，打死小孔雀，常常的是狗追绵羊，把花坞的葡萄全摘了，把顶贵重的花苞也拧断了。他对待他的母亲，更胡闹，喊他的母亲叫老婆子，骂他母亲皮肤黑，生下他自己的皮肤也黑了；母亲叫他做什么，他是不理的，常常撕破他母亲的绸缎衣服，他母亲还是叫他作小宝贝。我哪里敢作错事，我是很竭力的尽我的本分从朝至午，从午至晚，他们总是还骂我，说我淘气讨厌，说我闷气诡诈。

我头上的伤还是很痛的，约翰无故的打我，是无一个人责备他。我因为拦阻他，不叫他再打我，她们却反怪我，责我不该。

我这时候心里居然晓得她们对待我不公道，我就要打主意，脱离了这些受不住的虐待，我就想到逃走，若是逃不了的话，只好从此不饮不食死了。

当天的下午，我心神是非常之扰乱，很像是在黑暗中多少人斗殴！我心里只管不停的问我自己，为什么要这样受困苦，却德智体不出来，后来事过多年，我才明白过来。

我在她们家里，算不了个什么东西；李特太太，同她女仆人，同我的性情都是不合的。若是她们很不爱我，我也不爱她们。我的性情脾气好恶，同她们都是相反的，我在她们家里，既不能有用于她们，又不能令她们欢喜，多算是个无用之物。她们怎样对待我，我是忿恨之极的了；她们的种种见解我是很看不起，我在她们家里，是个最讨厌的东西。我很晓得，假使我是个好热闹，有兴致，喜欢乱闹乱跳，面貌长得好看的女孩子，哪怕是一样的无家可归，依靠她们过日子，李特太太也会待我好些，她的儿女们当我是个同类，也许拉我作同伴，仆从们也不至于常常的使我代人受过。

当日下午四点钟时候，天已黑了。雨还未停，树林的风声还是很响，我觉得浑身冰冷，我的胆气也消减了。我想到要把自己饿死，从此想到教堂的坟地又想到李特先生新葬的坟，我就想到李特先生是我的母舅，我的母舅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却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我父母亡过之后，母舅接我到他家里，他临死的时候，要舅母答应他抚养我，如同她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舅母李特太太，以为她自己是不负所托了，她有她的性情，有她的见解，以为她已经尽了她的责任；但是我舅舅死后，我同舅母是毫无瓜葛的了。我是个外人，她怎样能够喜欢，把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放在她亲生的儿女群中呢？况且我的性情，同她们是种种不相投，叫她怎样能够如同己出呢？

我就想到，假使这时候我的舅舅还活在世上，他许好好的看

待我。我又想到，我从前听人说过，死人在坟里，若是晓得人家不照着他临终时所嘱托的话办事，死鬼会来到阳世，责罚那些不照办的人。我就想到我的舅舅晓得她们虐待我，也许来这屋子看看我。我很害怕死人当真会出现，我就把眼泪擦干，不敢再哭，把头发顺好，四圈看看屋子。看见墙上有一点光，这时候我不晓得这一点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我心里大跳，觉得我的头很热，耳朵听见鼓翼的声音，觉得有什么东西走近我的身边，我喘不出气，我受不了了，跑去用大力开门。忽然听见有脚声响，贝西、阿保两个人开门进来，贝西先说道：“爱迩小姐，你有病么？”

阿保喊道：“那一声叫得很响，我听了浑身发抖。”

我喊道：“把我领出去，让我回到孩子们的屋里。”

贝西又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难过么？你看见什么？”

我抓住贝西的手说道：“我看见一点光，我想是鬼来了。”

阿保有点很讨厌的神气说道：“她特为喊的，喊得令人听了害怕。假使她真是受了大痛苦，情有可原。她不过大喊一声，要我们进来，我很晓得她的诡计。

这时候李特太太如飞的跑来说道：“阿保，贝西我不是吩咐过，把简·爱迩，关在红屋子里，再等我自己来。”

贝西说道：“，简小姐大喊。”

李特太太说道：“贝西，你放手。孩子，你不要抓贝西的手，你不要妄想，用这种法子，就要走出红屋子。我最恶的是诡诈，孩子们使诡诈，我是尤其厌恶。我要告诉你，使诡诈是不成的。你再关在这屋子一点钟，你若是好好的安安静静的不动，屈服到底，我就放你出来。”

我哀求道：“舅母，可怜我呀！饶恕了我吧！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求你用别的法子责罚我吧！若是……，我要死在这里！”

她说道：“不要说话！这样横暴，最令人讨厌。”我事后想起来，她许是当真以为我是用诡诈，以为我是一个卑鄙、横暴、阴

险的孩子。

贝西、阿保，走出屋子，李特太太不耐烦看我狂哭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把我一推，推进屋子，又把我幽禁在屋里。她走过之后，我就昏迷了，什么都不晓得，大约是晕过去了。

第三章 病 榻

后来我醒过来，觉得好像是作了一场恶梦，看见很可怕的大红火光，火光里有许多黑道，又听见有声响，总而言之，是觉得扰乱不宁心里恐怖，随后觉得有人扶我起来坐，头靠着枕，又像是靠的是人手，我觉得稍安些。

再过五分钟，我完全清醒过来。我晓得我是睡在自己床上，红光是孩子们屋里的火。原来是晚上，点着一根蜡烛在桌上，贝西站在床脚边，手上拿一个盒，有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，靠近我的枕头，弯着身子看我。

我看见有一个生人，不是此地人，不是李特太太家里人，我觉得有了保证。我细看看这个男人的脸，洛赤特认得他是洛先生，是个开药店的，仆人们有病李特太太常请来看病的，她自己或儿女们有病，请的是正式医生。

这个男人问我道：“我是谁？”

我喊他的名字，我回头伸手向他，他微笑，拉我的手，说道：“慢慢就全好了。”他把我放下来，对贝西说，晚上很要小心，切不可惊扰她，他又吩咐几句话，又说明天再来看我他就走了。当他坐我枕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人保护我，有人照应我，我心里觉得很安，他一走了，我又觉得非常之难过。

贝西带点温柔的腔问我道：“小姐，你想睡么？”

我几乎不敢答她，恐怕她第二句就要说凶话，我只好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

她又问道：“你想喝水吗？你可以吃东西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我不想喝，不想吃，谢谢你。”

贝西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要去睡了，这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钟。但是晚上你无论要什么，你只管喊我。”

我觉得贝西是非常之多礼客气，我就壮着胆问她道：“贝西我是怎么样了？我害病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猜你在红屋里哭得利害，得了病。不久你的病就好了。”

贝西走回去下人屋里；（孩子们嬉戏的屋很近）我听见她说道：“沙柱，你来陪我在孩子屋里睡，我今晚不敢一个人陪那病孩子，她或许死的，那场晕倒，实在是奇怪。我疑心她是见了鬼，太太是太过于无人心。”

沙柱进来与她同睡，她们还低声说了半点钟话，才睡着的。我只零零碎碎的听见她们所说的话，我却很明白她们所说的什么事。

她们说道：“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她前走过，穿的是白的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……她背后跟着一只大黑狗，……很响的敲房门，敲了三下，……教堂的坟地有光在，他的坟上。……”

随后她们两个人都睡着了。我是一夜都睡不着，心里、耳目都是恐怖的，这种恐怖只有孩子们觉得。

我所受的并不是身体上的病，不过是神经大为扰乱，一直到如今，还受这次的反响。李特太太呀，我为的是你，我一生脱不了神经有时扰乱。但是我原谅你，宽恕你，因为我晓得你自己也不晓得你作的什么事，你一面伤我的心，你一面以为可以改革我的恶根性。

翌日中午，我起床，穿衣服，披了围巾坐在炉边。我觉得毫无气力，尤其痛苦的是心境太难过，难过到常常的暗自垂泪，试干一滴，又是一滴。但是我心里想，我这时候，应该很欢乐，因为李特全家都出门跑马车去了。阿保在她自己屋里作活计，贝西在我屋里走来走去，收拾杂货，收拾抽屉，偶尔还对我说几句温和亲爱的话。这时候，比平常替李特们当牛马，舒服多了。不过

我的神经太受刺激了，无论什么安闭休息，也不能平定过来，无论什么欢乐的事，也不能感动我的神经了。

贝西去厨房拿了一块饼，用一个颜色很鲜明的瓷碟装住，送来，我向来很喜欢这个碟子，曾经数次恳求李特太太让我拿在手上细细的看看，她却向来不准我，以为我不配享受这种特别利益。现在这个碟子，摆在我膝上，贝西还劝告我吃那块细点心的圆边。这是莫大的人情，可惜太迟了，我不能吃点心。最奇怪的是我看看那碟子的鸟羽和花朵的颜色，全不是从前那样鲜明了。我把碟子同点心都推开，摆在一边。贝西问我要不要看书，我一听见书这一个字，立刻觉得精神奋兴起来，我就请她把那一本大人国小人国的小说，拿来给我看。这一本书我向来是屡读不厌的，我觉得这本书，比别的神怪书说得有趣味。我这时候，拿来再读，也觉得毫无趣味，只好也摆在一边。

贝西这时候把屋子都收拾清楚，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些碎块绸缎来，要替左珍纳的泥人，做一顶小帽子。一面做，一面唱歌。这段歌，这是常听她唱的觉得很好听，这时候听了，觉得惨然不乐。随后她又另唱一歌，是说一个孤苦伶仃弱女，在外飘零的话。这个比刚才唱的更加凄惨。

贝西唱完了，对我说道：“简小姐，你不要哭。”她这句话是无用的，仿佛是对火说道：“火呀，你不要烧。”但是她怎样晓得我听了要哭呢？

再过一会的子，洛先生来了，说道：“居然起床了么？奶妈，病人怎么样？”

贝西答病人很好。

洛先生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你该高兴。简来来，你是叫作简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我叫简。”

先生说道：“简小姐，你刚才还是哭的；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哭，